



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丹華綠
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
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
器之家○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人不離
是以宋野有退舍之夢或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
少廣之表虎馬變於蕭牆之裏○荆卿朱亥不示勇敢於
怯弱之間五貞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
僞細辨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攬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
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乾坤陶
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

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斌英任奴不以鸞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登視於三辰者不違紆鑿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且類朴斲之材谷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旆之裹塵埃也○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鐵暑鬱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泣血之寶仰磁磻以摘景

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僕隱括而成德○棲鷲戢鸞雖飢渴而不羸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萬殊於濯龍之廐是以撥蠲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方圓殊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壺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彫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

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用得其長則財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悶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斥陳平、○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擊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變時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頑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兩絳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材而居檻、則狡狴與貉等

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雄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熟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此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悁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榮抑淵涉則遺愠悶之心、振輝宸宸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否忝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

吏黜布者刑黜之。下隸當其行龍安於他蜥之中，羨鳳翅
乎片鷄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四靈翳逸而爲隆平
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
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汙
和，脩生者不以物累也。○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
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燄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
者不事烏獲，運薪輦臨罌，不宜枉騏驎之脚，碎職瑱注，安足
屈獨行之俊。○剛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
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
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郢人美下里之淫，鼂
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

故宋玉舍其延靈之情，聾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瓊飛
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
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
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
於佐命。○五嶽巍哉，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漾
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
而與進。

廣譬第三十九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
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也，俗民
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

而蹈寬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
深矣何必江淮而河海乎四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
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
輪而華轂矣○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
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
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澄精神於玄二者
則形器可忘逸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徒
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粗理不可
泐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
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絰於馮
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震雷不能

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
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杜
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
擣其節以同塵於隘俗○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
著明高華以藏疾為曠北漠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
道遠數以博愛容衆○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
不必為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報備於思危
○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
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登玄圃者
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
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

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熟隙穴之中
無炳蔚之羣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
下○不覩瓊琨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
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
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無當之玉筮
不如全用之埏埴十裂之錦徽未若堅完之常布故夏姬
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笑旣內
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
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蹏虎也○三辰蔽於天則清
景暗於地根亥斃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

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
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
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過胡而禍發悻悻漢武懸旌萬
里而變起蕭牆○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
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
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
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
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菱而去繁
柯敗源失本匙不枯沆叛聖違經理不弘濟○四瀆辯源
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
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物貴齊事而飾爲

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
淳素可以巨物不在文辯○衝颯謚氣則轉蓬山峙修綱
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沿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
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
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
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
輕死九合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洽○膏
壤在麥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
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蕪構而豐屋之過成露
臺輟而玄默之風行○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

觀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微於未覺
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二儀不能廢
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責所以立威
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惠下
逮則遠人懷而非險吝所能辯也○浮滄海者必精占於
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在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
之慶故閭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
世之所行也○毫釐差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
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伴則彛倫攸斃功過不料則庶績
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
時之嚴○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

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已者也。不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黜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刑書鐵券，剝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雷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尚矣。○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核，或納讒而誅之，或

宗德書院
包小下篇下
四

放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摩尼
不宵朗則无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
吞聲則與啗人為羣玩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鯁鯁囊
絳虬於淵滂鴛鴦蹇驥駉於洞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
動與之異○棄金壁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
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
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
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開
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
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
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

之木○靈鳳所以哀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
陔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
智亦有國之六翮也○淇衛之竹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
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
之時○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淵源熠
耀宵旒不能使萬品程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嶮山不極天則不能
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
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朝為蜩翼之善夕望丘陵
之盜猶立植黍稷坐索豐收也○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
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

世播德音於將來。霜寒裳以越滄海。企行而躍九玄。○泥
龍雖深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獠禽雖瑯琊玄黃。而不
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頽逸。近才
雖豐其寵祿。而不比於今天清而地平。○毒粥既陳。則旁有
爛腸之鼠。明燧宵出。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
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疏之鑒。明
矣。○滄海揚萬望。之濤不能飲。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
木。不能拔弱草之芒。○龜虎聽闕。不能成蚊蚋。冠世之才。不
能令流俗。○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情者衆善之師也。登
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舌不以窮否而怨。
則必求其令問矣。○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齊。

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
業不可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
我身也。聚蠲攻本。雖摧安。然必傾之微也。○玄雲爲龍興。
非旭蜺所能招也。颯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
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金以
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陔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
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
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詔奇於溺。嘗不妨其鸞翔。而鳳起
也。或商而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
虛也。不屈下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焦螟之早棲。不肯

爲荷鼠之喚天玄蟬之索飢不願爲螻蛄之穢飽是以禦
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微颯不能揚大
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
歎伯氏哀期有剝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
不足以涉淡泊之心○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
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窟勇於鼓刀○懸魚
或以芳餌盤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
可以機弄誘者必麟虞也○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濟處
貴者憂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
也凶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凡木結根於靈
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忘

真○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
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
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
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駸解所校矣茫
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
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
碎將胡恤焉○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合金者
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已
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准的陳則流鏑赴
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
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

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敵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奔驥不能及，旣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為其責矣。○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網罟蚊集，鷹鷂首則鳶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靈蔡然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蠶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燕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未景，百鼓泣伐未若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彞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

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功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特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震雷鞫轡而不能致音乎、鸞鷟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凍之華、朱楓鑿石而不能靡蕭立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殲弩危機嚴、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閭政亂邦、惡直如能、其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悟、是以愚大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沉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魯列播忘富之稱、○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直而罰偽、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惠、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影響不能無彰、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擢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爾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理盡

者不可責有餘，一壘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輝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神農不乂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先憂爲後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金鈎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菴，蒲輪虛及於徐生之門。○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哀藻之繁煥不能悅裸裎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跽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炎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辭義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擢景非瑩磨之力，春華

粲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貞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覩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匙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元常曲火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遠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鴛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逐風俗之流遷，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賤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蒞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无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迥弱也。繁華晞暉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泐，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

宗惠書院
抱朴子外篇下
五十四
宗惠書院
抱朴子外篇下
五十五
秀

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柢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千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解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飽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

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无他徒摧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訂也

應朝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朝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无餘於胸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翮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无爲者也

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
乃言其事乎夫噐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
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
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
梏世業身居添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
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夜億萬不能
救无錢孺子之竹馬不勉於脚剝土样之案无益於腹虛
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断風俗言古辭直吾恐適足
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
子曰夫制噐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
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

惡豈臣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

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无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
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
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
天何公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
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礫流通之間穢而著書者徒師
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无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
有似堅白屬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
入无間之内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鷄卵有足大
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
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

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鷄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鎡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立不與易也

喻蔽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
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
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
王充著書兼箱累褰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
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
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
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窺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无外守

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沔之淺狹未覺南溟
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
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絀邈无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
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无取
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牛迹之中无吞舟之鱗寸
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蟻垤之顛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
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
建水竦於都廣沉鯢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
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
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
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

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瑯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網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辯，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无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馨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日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无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詰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追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

也。故淮南追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

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剔足，患夷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正郭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天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无所復容之謂也。若入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超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

固多引之上聖，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掩，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暮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棄，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中壞，猶復見砌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

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久、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順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濟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谷、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滂韜鱗、括囊而乃自西祖、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受饒頗多、然

心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泗水、泮草靡末、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筵弊、匪遑啟處、遂使聲譽翕習、秦朝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實為秘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敵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立、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斤鷄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鼯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

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戾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妻禽九淵之潛靈也自樹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所難尼父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黃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立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疆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犖招合

賓客無所進致以正危此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代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立又曰林宗存為一世所式沒則遺芳水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當付於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

名成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闕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頽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效於世道之陵遲、无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歿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禹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臣、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旣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第四十五

抱朴子曰漢末有橋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蒞過知命
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
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即云惟岳降神異人
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
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
大兒呼楊修為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
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羌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
忽擊顙懷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
顧眄歷視稠衆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歎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

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色乃縛角
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搥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
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定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
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
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
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
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一悵然有怪色謂衡曰
爲了不中共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使人書之衆所作有十
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
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按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
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轅表甚以為佳而施用焉衡

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
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
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
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
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遍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
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
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
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頌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
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
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
狐嗥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

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
之病俞跗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鈎鏃班輪歐冶所不能匠
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情蔽之效也蓋歎
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
生日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之實病也敢不
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詰鮑第四十六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者无君勝於
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
壽壽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
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

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疆弱而拔愚智。彼
蒼天果无事也。夫混茫以无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
剥桂刻漆非不之願。拔鷓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
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
以節无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
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
亦困矣。夫死一而得生。欣喜无量。則不如向无死也。讓爵辭
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无讓也。天下逆亂而忠義頌。六親
不和而孝慈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无荣
无辱。山无溪。從澤无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

聚則不相攻。伐鳳鳶栖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
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
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
疲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胃。機心不生。舍鋪而熙。鼓腹
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
以爲坑阱。隆及抄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有序。繁升
降損益之理。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青於
紫極。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
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滄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
去古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
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刻斲之器長。

侵割之患，怒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利，駭恐不厚，若无
凌暴，此皆可乘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請諸侯，殖方伯，剖
人心，破人羸，窮驕淫之惡，用皂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
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
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惡日滋，而欲褻臂于桎梏之
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
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開滔天之源，激
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抱朴子難曰：蓋聞
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壽，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
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

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
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
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獸散聚，栖穴窟毛，血是茹
結草斯聚，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鹿體
廣廈，棲塗嘉音，黼黻總統，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匡世。
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
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之作，定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
瞻辰而鑿，燧或嘗卉以蒸，粒或構宇以仰，釐利物致，用去
害與刑，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
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
良之歌，朱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若命濛濛於

朝陽麟虞親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涓景老鶴耀於天
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戒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
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應爾乎
而飽生獨樂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
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
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
訟巢窟之地土無治柱之宮下有重類之堂私闕過於
公戰水石競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
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鱗衛甲負或黃魚波湧
或丹雘翔梭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
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
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
混冥爲美子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
不當畫矣且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閭哉雅論所尚唯貴自
然請問大識毋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未飾也
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
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
之用吞啖母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
改而垂之民至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
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
行則徒步負戴棄耜鉞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
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

曰不可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
寒。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
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心。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
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
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
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野。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
。脯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
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罰以懲小罪。九伐以討
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彘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
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
狡之變。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

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新無疆。所憑而此。冀象為
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漲。無繼
筴而御奔馬。棄拖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抱生又難。曰
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累剛
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
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
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
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
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天穀阜積。則民
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
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之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以善

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
上台昂輦願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
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譽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
不知祿厚則民墮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
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懽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
乎休牛挑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為泰况
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技葵雜囊為
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
謂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
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
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
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
靜則民自正下瘼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
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軸之空食不克口衣不周
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
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馬衡量所以檢傷而
邪人因之以為偽馬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
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
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
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令徒衆威
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

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溷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為君、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綺羅紈、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替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節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誦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抱朴子

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亦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飾無益之用、歎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摘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沉淵剖珠、傾叢刊玉、鑿石鑠黃白之礦、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瑋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噐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惑、不在

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鮑朴子詰曰：王者如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

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力，豐官倉之米，至腐亦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鮑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蠶不餒，使人智巧，役

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徃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彼寐待旦日具肝食將何為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愛萬世之同謫故致傾亡取笑也來若能懼危久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

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競則彛倫叙怠荒則姦宄作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竒瑞引誘幽荒歆以崇德邁威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濟民乎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擲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鳴喙於阿閣金象煇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序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既遠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夫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刃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

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夫周室非乏玉而湏王母
之環以為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
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蝟
飛蠕動咸得其懽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
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
君恐姦蠱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
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
則邪正存焉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
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治容慢藏誨淫召盜故
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容
之變而款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徇身智禽銜釁以并網雅曲其
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歎棄
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
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
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
不來者也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
愚民競焉越人大戰由乎分蚶蚶之不鈞吳楚反兵起乎
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
羔近則子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
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
而四嶽不蔽明揚及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

或板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主、將伯、柳、達、離、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獲、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危、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知止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

全之算也。安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規韜鋒於香餌之中、害覆車乎來軼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約、縮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冰於未霜、從新曲突於方歲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嶺而深沈、望蔚羅而高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器機識勢、凌儕獨往、不牽常惑、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蔓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游、規越種之間、機則識

金象之貴。若范公沉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沒
印於方盈。田豫釋絃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外。退無濡尾之
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徵將來之惑。方之陳
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轉弱於於。或重或獨。是
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
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躅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
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于無辜。樂毅平
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
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已及之。不避其
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
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

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
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詆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
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鴦難徊。翻坑穿穴。竦則麟虞歛跡。情
不可極。慙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慙。為謀者猶宜
使忠。况自為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
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趨。無足者禍之所鍾。生生之後。殺哉
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
退。斯之謂乎。夫筴奔而不可止者。數不傾墜。凌瀾而無休者。
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
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
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

易爻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
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
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喪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
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
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
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
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又况乎
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
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永慨非一士也吾
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
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

精高崇峻之無限而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臚昔酒
之不節而結疾傷恣矣沈乎高慨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威
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
墜碎而為整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
而行打撲干紀不慮離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
如嚮吐剛茲柔委曲繩墨則忠喪名敗居此地者不亦勞
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
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蕪舒於華第艷容粲爛於左
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
露之曲足躡淶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
集醴醑不散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采林之丹翠戲蕙圃

之芬馥文鱗灑灑來羽頰頰飛激墮雲鴻沉綸引魴鯉遠
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
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嚙噉戈甲璫錯得意託於後
乘嘉旨盈平屬車窮遊觀之娛極改漁之權聖明之舉滿
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千時以然意度古人謂伊呂
管晏不足等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
肯謝責益乞骸骨皆朱門而反立園戈若乃聖明在上大
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
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第四十八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概

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去無知已也故
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潜知命者何恨於
卑卑故沉閤停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
焉瓊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
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
別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
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
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
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
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刻豐華俟發春而表艷糞
鴻待衝騰而輕矣四嶽不明揚則有鯀不登庸叔牙不推

賢則夷吾不式厚、攘直賴平仲以超躡淮陰、因蕭公以應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榮之孔、明公瑾言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譽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歎哉、危乎斯累也。又况於冒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賴於數澤、或立朝而身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聘於一世、勲澤不加於一民、席上之珍、爵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工、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遠、而不改之、齊道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與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

旁綜河雒書競義和之末景少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壁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齟齬修翰於彤管舍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默小子胡述且與庸天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怕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立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醜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

流道古人六十天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金之剛冰之冷火之熱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救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

崇禎書院
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
若布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